



杀师无敌

墨残阳

北岳文艺出版社

杀师无敌

墨残阳 著

(一)

北岳文艺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一张黑帖、三把断剑，使武林突然杀祸迭起腥风血雨……。

少侠赵子原为解身世之迷，揭开血案，缉拿凶魔，独闯江湖。他寻迹追踪，夜探荒冢，巧入皇宫，勇闯魔窟，屡涉险谷……，步步惊心动魄，处处险象环生，他英俊超俗，侠情豪胆，几受武林异人调教传艺，修成骇世武功，除恶祛邪，伸张正义，博得诸多侠女、娇娃爱慕倾心，惹得艳女一个个春情勃发，如痴如狂的追求……。

他历尽人间磨难，终揭迷团，想不到真凶竟是……。

本书情节入胜，悬念迭生，读来不忍释卷。

目 录

第 一 章	阴曹风雨	(1)
第 二 章	星光荒野	(15)
第 三 章	野坟惑迷	(32)
第 四 章	遗馥一线	(44)
第 五 章	雾雨风云	(58)
第 六 章	错综复杂	(72)
第 七 章	密闻轶事	(84)
第 八 章	深不可测	(100)
第 九 章	独肢残人	(115)
第 十 章	刀光剑影	(129)
第 十一 章	更胜一筹	(143)
第 十二 章	蛇蝎之毒	(157)
第 十三 章	忍气吞声	(176)
第 十四 章	绝勘魔王	(186)
第 十五 章	穷追不舍	(200)
第 十六 章	鬼使神差	(215)
第 十七 章	轩篷隐秘	(229)
第 十八 章	千浩万劫	(242)
第 十九 章	紧随不舍	(257)
第 二十 章	飞来之灾	(269)

第二十一章	千金一抛		(281)
第二十二章	香川圣女		(296)
第二十三章	万金招凶		(314)
第二十四章	难招难当		(325)
第二十五章	吐露真情		(344)
第二十六章	层层围困		(356)
第二十七章	重视和尚		(366)
第二十八章	浪迹江湖		(385)
第二十九章	历尽沧桑		(402)
第三十章	始试锋芒		(415)
第三十一章	图谋策划		(432)
第三十二章	打蛇七寸		(444)
第三十三章	神兵天将		(460)
第三十四章	难忍义亡		(474)
第三十五章	昂然正气		(489)
第三十六章	城南旧事		(503)
第三十七章	惊心动魄		(519)
第三十八章	嫁祸东吴		(532)
第三十九章	死谷惊魂		(549)
第四十章	虎口脱险		(561)
第四十一章	剑手本色		(578)
第四十二章	大祸临头		(592)

第四十三章	双手同操		(611)
第四十四章	兄弟之情		(625)
第四十五章	以身试剑		(640)
第四十六章	仅用身免		(656)
第四十七章	迷身秘世		(674)
第四十八章	情回哪所		(691)
第四十九章	金銮玉殿		(706)
第五十章	焉得虎子		(722)
第五十一章	永世忠义		(738)
第五十二章	御监窃秘		(754)
第五十三章	上岳求助		(774)
第五十四章	视死如归		(784)
第五十五章	真相大白		(800)
第五十六章	海角芳娇		(814)
第五十七章	缺枝桃红		(829)
第五十八章	情意绵绵		(841)
第五十九章	四雄杰士		(855)
第六十章	虎视眈眈		(869)
第六十一章	两全齐美		(882)
第六十二章	显露真迹		(896)
第六十三章	心心相印		(911)
第六十四章	花好月圆		(918)

第六十五章	血雨腥风	(926)
第六十六章	故邑交友	(940)
第六十七章	惊诧不已	(961)
第六十八章	张冠李戴	(969)
第六十九章	五雷轰顶	(985)
第七十章	少林遭焚	(998)
第七十一章	天意难违	(1012)
第七十二章	异军逞雄	(1028)
第七十三章	横行乡镇	(1042)
第七十四章	恩怨平和	(1057)
第七十五章	心不在焉	(1072)
第七十六章	金龙令旗	(1089)
第七十七章	园园无围	(1099)
第七十八章	鬼牢阎王	(1114)
第七十九章	风雨满楼	(1127)
第八十章	真义永垂	(1140)

第一章 阴曹风雨

弦月在天，残星未隐，离离草原上，新露晶莹，大地已可闻到黎明的气息。有霞。在雁群掠过一片荒辽的芦苇荡，风带着严寒，打着呜呜的哀号，仿佛要把阴暗的天色冲破一般。

朝东南一面的衰草头上，落满一层浓霜，霜花在疾风中轻轻飞扬，落地后变成了点点晶莹的水珠，将一野染成白色，使浩瀚无际的荒原上更平添了几许荒凉。天边出现了微曦，寒风中隐隐透出了细微的得得蹄声，间而夹杂着清脆的叮当辔铃轻响，少时，前方芒草动处，徐徐现出了两匹骏马，驮着一男一女，在芦苇荡上并而行。

那男子约莫二十来岁，身着一袭青色布衫，他身在马上，虽然显得有些风尘仆仆的样子，但仍不脱其儒雅潇洒的仪态。而另一匹黑白相间的花驹上，则坐着一个已过及笄之年的佳人，那少女有一方水蓝色的绸巾，拢住一头青丝，身穿一件浅紫色的紧身劲装，外面又罩着一件淡红色的大氅，两只皓手不松不紧地执着缰辔，随着马身颠簸，一抖一抖的轻抖着。

二人二骑来到近前，那青衣少年一勒马头道：“妹子，穿过这片芦苇。前边就有一座小镇了。”那少女斜睨了他一眼，说道：“这芦苇荡象是没有边际的海，谁知道什么时候能将它走完？”青衣少年道：“还有五里路，年前在下还在镖局干活时，曾押镖走过这趟路，别瞧这片芦苇漫无际涯，其实在那

林障的后面，就有聚落了。”那少女冷哼一声，道：“不要忘记你是我的兄长，还是满口在下在下，那有大哥对妹子是用这种口气说话的？”青衣少年露出腼腆之色，道：“是极，是极，在下一时口快……”那少女气得花容变色，道：“哼！当真是迂不可教。”青衣少年淡淡一笑，道：“其实除开喉咙又干又渴之外，咱们可真没有赶路理由。”那少女沉声道：“你忘了还有一件更严重，更要紧的理由……”青衣少年脸色一变，道：“妹子是说那跛……跛足的丑物会在半途截击？”那少女道：“岂止那个丑物而已，如果爹他老人家料得不错，这一路下去，不知还要遇上多少风险。”青衣少年道：“妹子多虑了，堡主是过甚其……”下面“词”字犹未出口，那少女已娇喝道：“住口！爹再三叮嘱过，绝对不许咱们透露来自太昭堡，你还是一个劲儿堡主堡主的叫！”青衣少年满面惶恐，那少女哼一哼，复道：“你身为金衣护卫之一，说话竟如此不知检点，不晓得爹怎么会选中你执行这次任务的？……”话未说完，青衣少年突然以指掩口，轻“嘘”了一声，低声道：“有人……”少女住口不语，一双秀目迅速地往周遭一掠，只见云雾低迷，霜花飘飞，除了芦苇梢上一片风涛，就再难听到什么动静了。那少女白了他一眼，道：“你听见什么了？”青衣少年耸耸肩，道：“没听见什么？只不过是我的直觉……”那少女大悲道：“又是直觉？一路上你那直觉也不知发过多少次了，却连鬼影也没出现一个！……”青衣少年无语以对，两人策马前行，倏地马前芦草一动，一条人影自草丛中跃将出来！

那人横自拦在马前，身着白色布衫，年纪甚轻，约略在二十左右，面孔虽未显得特别俊美，那双目炯炯有神，举止

之间，另有一种风仪，令人一见油然而生好感。那布衫少年喝道：“喂喂，驻马答话！”马上青衣少年道：“什么事？”布衫少年望了那少女一眼道：“阁下怎么和这位姑娘并辔而骑？”马上青衣少年怔了一怔，道：“莫明其妙！在下倒要反问兄台缘何有此一问了？”布衫少年眯着眼睛道：“只因区区看不顺眼，这位姑娘怕是被阁下拐带出来的，是罢？”那少女闻言“咯”“咯”娇笑不止。青衣少年沉声道：“兄台是无理取闹了！”布衫少年一派横蛮道：“无理也罢，有理也罢，区区无论如何是管定这事啦。”青衣少年心念微动，暗道：“马下这少年借口生非，不要就是那话儿？我且先试探一下再说。”遂道：“兄台待如何管法？”布衫少年道：“此话不啻承认那位姑娘果然是被阁下所胁迫拐带了，怜香惜玉之心皆有之，区区自然须得护……护花除害！”青衣少年啼笑皆非，道：“谁又承认什么了？不妨告诉你，这位姑娘便是在下的妹子。”布衫少年道：“仅此一句就想搪塞过去？怎么瞧你们也不象是兄妹，若非拐带，只怕便是私奔的吧？”那少女插口笑道：“私奔便待怎地？喂，你讲理不讲理？”布衫少年道：“如是私奔，区区更难以忍受！”

马上青衣少年转首朝那少女道：“此人胡说八道，妹子何用与他多费唇舌，咱们赶路要紧。”他径自策马前行，眼前忽然白影一闪，那布衫少年左手飞快地握住缰绳一拉一抖，马儿受惊“希聿聿”长嘶一声，前足腾空而起！青衣少年被翻离马背，他上身一仰，在空中翻了个筋头，轻飘飘地落下来。布衫少年冲呼道：“好轻功！”青衣少年立足在对方三步之前，道：“兄台是故意放横么？”布衫少年笑嘻嘻道：“岂止放横而已，区区要杀了你们！”青衣少年慢道：“兄台一再相逼，咱们始终隐忍，甬以为是寒了你，只因……”布衫少年截口

道：“只因你们相偕私奔，自知理屈，是以不敢发作是吧？”青衣少年道：“兄台是愈扯愈离谱了。”布衫少年晃头摆脑道：“可惜区区有个毛病，便是嫉‘私奔’如仇，一见男女私奔，立生杀心。”马上那少女娇声道：“这种毛病倒真是吓人，你当作没瞧见不就完了？”布衫少年斩钉截铁地道：“不行，非杀不可！”青衣少年悲道：“好得很，咱们大可痛快的厮杀一场……”布衫少年一掌徐徐抬起，直劈而出。那青衣少年猛可一挫身形，单臂微沉，反手抓了上去。布衫少年迫得一撤掌，身形蓦地腾起空中，双掌挥起有若开山巨斧，笔直往对方罩落！

青衣少年见他来势惊人，心中微惊，身子一振，平平滑后数丈，隔空用内力遥遥罩住敌手。布衫少年仰天一啸，身躯在空中足不落地的飞了五圈，到了第六圈上，双掌一扳一荡，出招如雷，那青衣少年猛然发觉到方圆数丈之内，悉为对方掌风所罩，身子有如铁钉钉住，左右双掌翻飞而上。

但闻“轰”地一声爆响，双方错身发出吟啸，布衫少年端立五丈之外，双手平平下垂。青衣少年呆了一呆，道：“兄台隶属何门何派？”布衫少年冷冷道：“无门无派！”青衣少年道：“难怪在下居然认不出你的招数门路……”话未说完，那布衫少年已欺身来到近前，一掌扬起，当胸急推而至。

青衣少年存心一试对方内力，他双掌一合，也自平推出去，两股力在空中一触正着，双方都是一震。

青衣少年摧力运掌，内力源源吐出，却见对方仍然有若渊亭岳峙的伫立着，身躯毫不挪动，内心不禁暗暗骇然。他奋喝一声，左掌一圈，右掌再出，布衫少年原式不变，平撞出去，双方再度硬碰硬对了一掌！

青衣少年神情凝重，单掌连划半圆，在四丈之外，一霎

时竟一连劈出了九掌之多。

那布衫少年双目圆睁，精光暴射，双掌交拂而出，每接一掌，他便往后退，最后他已和对方足足相隔了十四五丈之遥！

马上那少女柳眉一皱，朝青衣少年低声道：“这少年不象剪径之流，可能是穷极无赖……”只听那布衫少年高声道：“瞧不出阁下倒还有两下子，罢了，阁下若肯出百两银子咱就袖手不管。”青衣少年狐疑不定道：“兄台这是敲诈？”布衫少年淡淡道：“有道是花钱消灾，阁下不应冥顽不化。”青衣少年道：“这一仗打得毫无意义，在下当然极愿化干戈为玉帛，但眼下我只能出得起二十两……”他说着，一面伸手入袋掏出几锭雪白的银子。

布衫少年摇头道：“区区生性不喜讨价还价。”马上少女插口道：“有个两全之策，二十两银子你不妨暂且收下，一月之后，咱们再将其余的八十两送到此地与你如何？”布衫少年道：“不妥，区区还是跟着你们一道走，直到收到那八十两为止……”那少女双眼一眨道：“一言为定……”青衣少年道：“妹子，你……”那少女纤手一挥，他顿时住口不语，布衫少年瞧在眼里，在心底哼了一哼，却默默不作声。青衣少年道：“在下顾迁武，兄台台甫可否见示？”布衫少年道：“区区姓赵，草字子原。”他哈哈一笑，复道：“咱们是不打不相识，阁下这位妹子的芳名何不一并见告？”青衣少年顾迁武呐呐道：“她……她……”那少女嫣然笑道：“就是问名道姓也要拐弯抹角，诚然小家气得紧，我叫甄陵青。”那身着布衫的赵子原道：“甄顾之间，兄妹各有其姓，这倒奇了。”少女甄陵青道：“何奇之有？咱们是表……表兄妹……”她略一侧首，那双泛

如秋水的眼睛打量了赵子原一下，又道：“喂，你没有马儿可怎么办？”赵子原道：“不劳费心，姑娘尽管放辔奔驰，区区步行当不落后。”甄陵青不再说话，一拍马背，当先纵出，顾迁武抖缰继后跟上。飞马奔出十余丈后，甄陵青回头一望，见赵子原仍立在原地未动，她寒着脸儿说道：“姓赵的出现得太过突然，想来咱们先时所说的话，已被他听进耳里，他藉口跟定咱们，必有用意，须得谨慎提防……！”顾迁武道：“难不成他也为此事而来？”甄陵青道：“目下犹不能肯定，这人莫测高深，直令人难以揣度，但我终会将他的底子盘出……”

快马奔放绝尘，瞬间已与赵子原相距数十丈远。赵子原眼望两骑渐去渐远，睛瞳间忽然惊过一丝煞气，他喃喃道：“太昭堡……太昭堡……想不到这座古堡又有主人啦……”他身子一纵，飞快掠去，不一刻已赶上了前面二骑。

那顾迁武见赵子原纵跃于马旁，丝毫不显得吃力，不禁赞道：“兄台足利于行，这一身轻身功夫是没有话可说了。”

荒路一直贴着野芦荡往前伸延，愈走地势愈低，一路上芦花飘得满天飞舞，把人马全给沾白了。

越过平原，在远处天云交接处，一带林障较芒草略高，一片青绿中现出一抹深褐色的曲线，两骑三人加紧脚程奔去，不一刻便到了那座小镇。

小集镇建在空野太平梁上，大街小巷星罗棋布如蛛网，三人进入镇中，立觉气氛有异，整个镇内静悄悄的，街上见不到一个行人，听不到一语人声！

顾迁武游目四扫，奇道：“是怎么一回事？镇上的人难道都死绝了？”甄陵青“喔”了一声道：“事有蹊跷，咱们分头到各条街去瞧瞧……”两人调转马头，分别驰入左右的横街，只

有赵子原立在原地未动。

约莫一盏茶的时间过去，二骑又重回原地，甄陵青问道：“有何发现？”顾迁武摇头道：“连鬼影也没见到一个！”甄陵青道：“那边情形也是一样，沉寂得骇人，看来这镇是没有人居住了。”顾迁武转头朝赵子原道：“对这反常现象，兄台可有什么高见？”赵子原淡然道：“没有人倒落得清静，咱们今夜可一人往一间大房子。”一语方歇，突闻甄陵青出口叫道：“瞧！街头那边有人走过来了！”赵、顾二人闻声望去，在阳光照射下，只见一人缓缓自街头走来！

那人渐渐走近了，依稀可见是一个面目清瘦的垂发老者，手上提着一篮菜蔬水果，在道上走着。

顾迁武横马挡在老者面前，在马上欠身一揖道：“这位老丈请了……”那清瘦老者望了三人一眼，道：“不敢，壮士有何见教？”顾迁武道：“老丈是在下在镇上所见到的第一人，不知此镇……”他语声微顿，做了个询问的表示，那清瘦老者皱眉道：“呵，壮士莫非感到镇内之光景有异？”顾迁武颌首道：“正是，在下等本欲寻个店家进食果腹，不想此镇竟是空无人迹……”清瘦老者沉声道：“镇上居民早在半年之前，俱已纷纷相率迁往他处，只因……”甄陵青忍不住插口道：“为了何故？”清瘦老者凛然道：“只因此镇经常闹鬼，两年来竟有数十人先后暴毙，个个死状惨厉异常，死因毫无可查，抑有进者，一入夜晚鬼魅神号之声不绝，集镇内外，鬼影幢幢，住户饱受惊扰，相率他迁。”甄陵青吸口气道：“如此道来，本镇竟是一座鬼镇了？”清瘦老者颌首道：“不折不扣的鬼镇！”一直默然不语赵子原忽地一步踏前，道：“镇中之人悉行他迁，缘何只有老先生尚逗留于此？”清瘦老者端详了赵子原

一下，面上忽然露出困惑的神色，冲口道：“多么象……多么象当年……”话说一半，似是有所警觉，忙换了另一种语气道：“小哥此问甚是恳切，老朽之所以留此不去，乃是向来不惧鬼神之故。”赵子原道：“老先生胆气之壮，是异于常人了？”清瘦老者道：“老朽之职业迫得须与鬼为伍，日久遂处之泰然。”甄陵青道：“怎么？老先生是……”清瘦老者道：“老朽乃本镇所雇之守墓人。”甄、顾两人“哦”了一声。老者不住地拿眼打量赵子原，后者被他瞧得有点不自在，将脸孔侧过一边。老者复道：“寒舍就在镇郊坟地上，备有果肴水酒，三位若不嫌弃，就请移驾过去让老朽略尽东道之谊如何？”赵子原不待甄、顾两人回答，抢先道：“老先生感情如斯，却之未免不恭，小可先行拜谢了。”甄陵青与顾迁武两人对望一眼，甄陵青轻轻点了点头。

老者当先前行，赵子原随后举步，甄、顾二人策马跟在后面，走出镇北便是一块广大的坟地，一幢茅舍座落其间。

四人走过乱冢堆，老者邀他们坐在屋前的草棚下，摆出水酒果肴，三个年轻人都已饥肠辘辘，便毫不客气地快意饮食。顾迁武喝了一口水酒，笑道：“想不到在坟地上大喝大嚼，倒是别有一番风味呢。”甄陵青朝顾迁武打了一个眼色，顾迁武转脸朝老者道：“在下冒昧向老丈打听一人，不知老丈是否知晓？”清瘦老者道：“什么人？”顾迁武道：“一个容貌甚是丑陋，一足微跛的老人。”老者长眉一皱，正待开口说话，倏然道上一阵凌乱的马蹄声起，有三骑从小镇方向驰来，在坟地前相继踢蹬下马，穿过坟地，来到茅舍前。

右边一个虬髯中年汉子望了棚下的人一眼，喝问道：“谁是这里的守墓者？”清瘦老者道：“是老朽。”左边一个矮小汉子

道：“老儿你可曾见到跛着一脚，面容奇丑的老人经过此地？”顾、甄两人面面相觑，清瘦老者冷冷一哼，道：“问话也有问话的规矩，什么老儿小儿的，这算什么礼教？哼哼，真是人心不古。”那矮小汉子破口骂道：“格老子的，称你一声老儿已是瞧得起你了，偏你犹自矫情，若惹得咱家火起，嘿……”居中那彪形大汉摆摆手，道：“二弟住口。”他朝老者道：“老丈海量包涵，咱这二弟生性莽撞，其实倒无甚恶意。”清瘦老者道：“令二弟所形容的那人，老朽没见过。”那虬髯汉子道：“怎么可能？殃神老丑分明约定咱们到此会面……”那矮小汉子呼嚷道：“老儿你没打诳？”清瘦老者默然不予作答，那彪形大汉道：“也许殃神迟来误时了，咱们不妨在此地稍候。”

三人就立在马旁守望道路，这时旭日已升。

在草棚下，甄陵青沉凝着脸色，用指沾了沾水酒，在桌面上写道：“是黑岩三怪，揣摩情形，他们已和殃神搭上一路了！”顾迂武压低嗓子道：“三怪没认出我们两人，多半仍不知情，他们在等待邪神通知……”只听那矮小汉子喊道：“老儿还不拿一缸烧刀子来让大爷过过酒瘾！”清瘦老者道：“都喝光了。”那矮小汉子气呼呼道：“没酒？没酒大爷便剖开老儿你的肚皮，饱餐你的鲜血玉浆充数！”但闻“嚓”的一声脆响，那矮小汉子腰间的大刀已到了手上，他大喝一声，运刀往老者身上劈去。

清瘦老者面色沉沉，眼看寒光霍霍，一刀将至，棚下的赵子原斗然出声喝道：“敬你一杯水酒，接住！”喝声中，擎起桌面上酒觥，猛一弹指，酒觥破空而出，旋转有如飞叶，去势之疾，端是骇人已极。

那矮小汉子一刀方自劈出，酒觥已如疾箭般朝他右手握

刀之处飞到，他连丝毫考虑的余地也没有，急忙一撤大刀，刀尖望准那只玉觥挑去，“呼”一声轻响过处，玉觥被挑高数尺，端端落在他的手之中。

那虬髯汉子失声呼道：“旋叶指！……是雪斋旋叶指！……”那彪形大汉面色一变，纵身上前，朝赵子原一抱拳道：“在下黑岩厉向野，这两位是敝二弟谌农、三弟卜商，敢问……”他深深吸了一口气，续道：“敢问兄台可是来自阳武白雪斋？”这“白雪斋”三字一出，刹时茅舍前十数道目光齐然盯住赵子原，众人的脸上都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

赵子原摇头不语，那彪形大汉厉向野道：“兄台方才所露的一手功夫分明出自白雪斋，江湖传言白雪斋主人孟坚石与二十年前太昭堡主赵飞星私交甚笃，自赵飞星惨遭职业剑手杀戮之后，武林中即未见有此两家门人露面……”赵子原岔开话题道：“阁下昆仲名气之高，已不待言，便是令二弟那刀上取准的功夫，也达出神入化之境……”他说到这里，偶然回过头来，却见那清瘦老者不知何时已来到他身后不到一步之处，显然正在聆神听他们的谈话，表情甚是激动。

赵子原呆了一呆，道：“老丈你怎么了？”清瘦老者迅即恢复平静，道：“没，没什么……老朽只要瞧清那只酒觥是不是被打破了。”

这时，东方小道上又走来一个身矮头大的和尚。那和尚走到了坟地前，向左转了过来，朝茅舍前众望了望，然后经过乱冢堆，停在负手而立的卜商面前。和尚垂首合十道：“无量寿佛，贫僧化个善缘。”黑岩老三卜商冷笑道：“到死人坟地上来化缘，和尚你忒也糊涂了。”那和尚自怀中取出一个木鱼，“咚”“咚”敲了两下，说道：“人生难得几回糊涂，施主又